

常我是不參與這工作的，至於有關牙科的審查，大部份都由本系材料學有關的醫師或別單位的人擔任。民國 77 年，突然有一天也有一回共兩次，委託我審查，原來是針對在正式的審查沒有通過的案件，申請者不服，提出補充理由再訴願的情況下，請我再重新審查。顯然是中央標準局認為基本委員已審查也出盡意見，卻得不到任何結論，才選我為最後的審查員。我興沖沖地閱讀二位基本委員的審查意見書，內容正確明瞭，使我深刻地感覺到年輕一代的優秀，而這次的審查也是唯一得以一窺別人的審查內容、考量以及審查態度的機會。

現在已經到了不會被審查，也不會去審查的年齡。坐在沙發上沈思，輕啜一口啤酒，回想審查工作到底對牙醫界是否有所貢獻。倘若真有貢獻，那審查工作不可或缺，可說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。雖然得罪他人之處已無法彌補，但究竟有幾人能設身處地瞭解我的內心世界，哎！真令人感慨萬分！